

錄憶回將名大三國德戰大界世次二第

利勝的去失

錄憶回帥元坦斯曼



鍾先鈕：者譯
版出社粹譯事軍

利 勝 的 去 失

錄 憶 回 帥 元 坦 斯 曼

LOST VICTORY

By Field-Marshal Erich Von Manstein

行 印 社 版 出 粹 譯 事 軍

德國三大名將再版前記

「閃擊英雄」，即德國古德林上將回憶錄；「隆美爾戰時文件」，即隆美爾元帥未完成手稿，由英國兵學大師李德哈特編輯成書；「失去的勝利」，即曼斯坦元帥回憶錄。這三本名著都是我在過去所譯出，並先後由本社出版的。

凡是略有軍事知識的人都一定知道在第二次大戰時，德國真是名將輩出，其人才之盛實非其他各國所能及。儘管德國終於還是失敗了，但從純軍事的觀點上來看，那的確有一點輸得冤枉，大有「非戰之罪」的感想。無論如何，德國軍人在戰場上的表現，至少是可以名垂青史，永為後世的楷模。

儘管一般德國軍人都很够水準，但在優秀中再挑最優秀的，據我個人和一般評論家的看法，有三個人似乎真可以說「出乎其類，拔乎其粹。」他們不僅是一時之選，而且即令置於古今名將之林，也都還應居於名列前茅的位置。他們是誰？也就是我所介紹的這三位德國將領。

概括言之，這三個人都是軍事天才，而且其成就也很難分出高下，分別言之，則他們之間卻又多少有一些差異。古德林的專長是在裝甲兵方面，不過他在戰略方面的見解也自不平凡，所可惜的却是並沒有機會讓他去一展抱負。許多比他差的人都拿到了元帥的權杖，而他卻只能以上將終其身，這的確是有「數奇不封」之感。

隆美爾也許要算是最幸運的，儘管他的結局是一個悲劇。他雖然是在一個次要的戰場上作戰，但他卻有指揮的全權，可以任意發揮他的天才，這是其他德國將領都很羨慕的機會。一般的看法都認為他是戰術優於

戰略，但從他自己所寫的文件上來判斷，連李德哈特也不能不認為他是具有極高深的戰略修養。

以「曼斯坦計劃」而在軍事史上取得不朽地位的曼斯坦元帥，是德國當年軍事界所公認的偉大戰略家。但事實上，他并非只能運籌帷幄，而不能衝鋒陷陣。雖然不是裝甲兵出身（實際上那兩位也都不是），但他對於裝甲兵的運用也一樣的內行，尤其是他在東戰場上對於大兵團的作戰指揮，更可以說是已達超凡入聖的境界。

總結的來說，這三位名將都的確是值得後人景仰。而他們自己所撰寫的回憶錄，也的確能够把他們在戰爭中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很詳細的表現出來。這些書已成世界軍事名著，其價值也可以永垂不朽。

從歷史學家的觀點上來看，回憶錄的價值也許不如經過編撰的戰史。因為前者是以個人的觀點來寫的，自然難免不受主觀因素的影響。而後者則可以利用多方面的資料，所以比較客觀。但是從研究戰爭藝術的立場上來說，回憶錄的價值却遠較重要。因為戰史的內容往往會過份的簡化、濃縮、和生硬，變成了一個沒有血肉的骨架子。反之，回憶錄却是由血、淚、汗所交織而成的真實故事。它不僅具有人情味和啓發性，而且更有如李德哈特所云，對於一位專家的「心」，和這顆「心」怎樣工作，有很詳盡的自我表白。

作爲一個職業軍官，尤其是青年軍官，其最大的責任就是應該學習怎樣作戰，兵者國之大事，雖可百年不用，但不可一日無備。何況我們今天神州未復，反攻在望，明恥教戰更是當務之急。怎樣學習作戰呢？拿破侖所告訴我們的，鑽研古今名將的記錄實爲不二法門，因此這三本書是值得一讀，再讀，三讀，甚至於無數讀的。

這三本書的譯本，最早的是出版於民國四十三年，最遲的也是出版於民國四十九年，到今天我們已經沒

有存書了。爲了適應年輕的一代的需要，現在特地將它們加以再版。而且也擴大了版面，換用較好的紙張，和改過了舊版的錯字，此外又由於「閃擊英雄」一書過去把地圖縮得太小，對於研究作戰的人是很不方便，所以這次又照原本再放大影印一份附在書後以供參閱。

因爲這三本書編譯的時間前後相距將近十年，所以書內人名地名有部份缺乏一致。不過那大體都是限於戰鬪細節部分，對於讀者并無太多妨礙。還有「閃擊英雄」的地圖上也未加註中文，這是我們很感到遺憾的，不過好在書中對重要地名都附有原文，因此對於願意作深入研究的人也還是不至於太困難。

這一次本社再版這三本書，可以說是所費不貲，真是出了一身大汗。爲了便於讀者獲得完整印象起見，現在把它們併成一個合集，定名「德國三大名將」，而且也不單獨發售。我們誠懇希望此一努力對青年軍官們和愛好軍事學術的社會青年都能有極大的貢獻。

鈕先鍾於臺北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七月二十日。

地圖目錄

- ① 德波兩軍的部署與德軍攻勢的執行。
- ② 南面集團軍在波蘭戰役中的作戰。
- ③ 陸軍總部所擬的德軍西線攻勢計劃。
- ④ A集團軍對德軍西線攻勢所作的建議。
- ⑤ 第三十八軍從索莫河進至羅里河。
- ⑥ 第五十六裝甲軍向俄國境內的長驅直入。
- ⑦ 在第五十六裝甲軍攻佔芬斯克後，北面集團軍總部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的清況。
- ⑧ 第五十六裝甲軍在左爾特希的包圍（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
- ⑨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九日第五十六裝甲軍向蘇俄第三十八軍團側面上的攻擊。
- ⑩ 艾左夫海上的會戰與在皮里可普地岬上的突破（一九四一年八月）。
- ⑪ 在依申的突破與克里米亞的克服（一九四一年八月）。
- ⑫ 克爾齊半島的再克服（一九四二年五月）。
- ⑬ 席伐斯托普的克服（一九四二年六月—七月）。
- ⑭ 拉多加湖的會戰（一九四二年九月）。
- ⑮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底德軍南翼的清況：解救第六軍團的奮鬥。
- ⑯ 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間的冬季戰役：頓河集團軍使A集團軍後方不受威脅的奮鬥。
- ⑰ 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間的冬季戰役：頓河集團軍使交通地區不受威脅的奮鬥。

- ㉞ 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間的冬季戰役：德軍的反擊，在鄧尼茲河與森泊河之間的會戰。
- ㉟ 一九四二年—四三年間的冬季戰役：德軍的反擊，卡爾可夫的會戰。
- ㊱ 「衛城」作戰（一九四三年七月）。
- ㊲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九月三十日之間南面集團軍所作的戰鬪。
- ㊳ 森泊河灣的戰鬪。
- ㊴ 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中間為止，南面集團軍所作的戰鬪。
- ㊵ 一九四四年三月底東線南翼的發展。

譯者序言

在上次大戰中，德國最後固然還是失敗了，但是若從某一種立場上來看看，却可以說「非戰之罪也」。誠如李德哈特所說的話，在上次大戰中的德國將領，就他們這一行職業上來說，的確要算是出類拔萃的。所以儘管德國是戰敗了，但是德國軍人在將道方面所留下來的成就，却還是不僅值得世人景仰，而且也更可供學習的模範。

在上次大戰中，德國方面固然是名將頗多，但其中最值得崇拜的，却又應首推下述的三個人：曼斯坦元帥，隆美爾元帥，和古德林上將。這三個人都各有其特殊的天才和成就，幾乎可以說是分不出高下。換言之，也就都值得加以介紹，和讓大家用他們的言行，來當作研究將道時的重要參考資料。

古德林的回憶錄出版得最早，已由我譯為中文，譯名為「閃擊英雄」，曾在本刊連載（第二卷），後來也印有單行本問世。隆美爾不幸早死，所以他本人沒有寫回憶錄的機會，但是他却留下了許多的札記、日記、信件等，以後由李德哈特將其編輯成書，即所謂「隆美爾文件」。雖然不是他本人所親自撰擬的，但因有原始資料為依據，而且又是由名家所主編，所以其價值也並不亞於回憶錄。這本書也會由我譯出，並在本刊連載（第三卷），也有單行本。

當我把古德林和隆美爾的兩本書譯完了之後，馬上就立下了一個宏願，要再把曼斯坦的回憶錄也介紹給國人。可是一等就是好幾年，曼斯坦的回憶錄直到一九五五年，才用德文出版，又過了三年到一九五八年，才再有英文譯本出現。我在去年年底獲得了英譯本，就決定將其譯出，並仍在本刊連載。

研究軍事學術的讀者們也許不再需要我多作宣傳，就早已能够明瞭這本書的價值。可是為了作這篇短序的結束起見，我願意把英國「國際事務」(International Affairs)季刊上的書評引述如下：

「這本書很可能合理的被認為，是曾經出版過的有關第二次大戰中作戰方面的書籍中，最重要的六本著作中的一本。曼斯坦元帥也許要算是德國所產生的最偉大指揮官。在任何軍事科學的圖書館中，它都應該是
一本經典名著。」

前 言

(李德哈特作)

一九四五年我曾經問過許多德國將領，他們一致的意見都是認為曼斯坦元帥已經被證明出來為他們陸軍中能力最強的指揮官，他們都最希望他能出任陸軍總司令。這是非常明顯的，他對於作戰的可能性具有一種超人的敏感，對於作戰的指導也同樣的精通，此外比起任何其他非裝甲兵種出身的指揮官，他對於機械化部隊的潛力，又都有較大的了解。總括言之，他具有軍事天才。

在戰爭的最初階段中，他以一個參謀軍官的身份，在幕後發揮出來一種偉大的影響。以後他又變成了一個傑出的指揮官，並且自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在東戰場的巨大決鬥中，擔負着一個重要的任務。他對於這些戰役所作的詳細記載，尖銳的批評，和非常有意義的啓示，聯合起來使他這一本書對於第二次大戰的歷史，作了最重要和光榮的貢獻。

曼斯坦一生事業中有一個特點，就是至少在德國以外，他最出名的事蹟却是發生在他還是一個相當低級將領的時候，而且他也並未作實際的參加。因為造成其大名的主因，是他對於一九四〇年德軍攻勢計劃設計（或者應說是改造）時所發揮的影響作用。這個計劃終於突破了西線，使法國淪亡，產生了其一切遠大的後果。這個新計劃於是就被稱為「曼斯坦計劃」(Manstein Plan)，其要點即為採取期待性最小的作戰線，透過遍佈森林的安德內斯(Ardenes)山地作決定性的突破。這是應該歸功於曼斯坦的，因為他不僅是新計劃的擬定者，而且也因為他的努力，才使新計劃代替了舊計劃。後者是主張通過比利時作較直接的攻擊，那是很可能會遭遇到阻擊的。

在那個時候，曼斯坦是雲德斯特集團軍的參謀長，當他主張改變計劃的辯論使他的長官們感到刺激時，於是他就被擠出了總部，明升暗降的做一個預備（步兵）軍的軍長。接着在聽取了曼斯坦的意見後，希特勒

終於施加壓力，才通過了這個新計劃。這本書對於這些爭論，和這個計劃的演變程序，供給了許多的新資料。

在這個攻勢的重要開始階段中，即切斷聯軍的左翼並將其圍困在海峽海岸上，曼斯坦的軍僅僅是一個跟進的部隊而已。但在第二和最後的階段中，它却擔負着較重大的任務。在他的活躍領導之下，他的步兵用徒步行軍的方式來與裝甲軍賽跑，一路向南狂奔，越過了索穆河和賽納(Seine)河，直抵羅里(Loire)河。

在法國崩潰之後，希特勒希望英國人會求和，但當他失望時，才慢慢地和液精打彩的，開始準備作一個渡過海峽的侵入戰。曼斯坦奉命率領他的軍參加第一批的登陸行動，因此移駐波羅根，加萊斯(Boulogne Calais)地區。他的書對於這個問題，對於戰略路線的選擇，和對於希特勒轉而攻俄的動機，都有很精彩的評論。

在一九四二年侵入俄國時，曼斯坦得償其夙願，調任第五十六裝甲軍的軍長。在戰役開始階段中，他率領該軍作了最迅速和深入的突擊，從東普魯士到維拉(Dvina)，四天之內前進了約二百哩。以後又調往南方升任第十一軍團司令，他突破了要塞化的皮里可普地岬(Perekop Isthmus)，突入了克里米亞半島。一九四二年夏季，他又攻克了克里米亞的主要中心，蘇俄在黑海上的主要海軍基地，著名的席伐斯托普(Sevastopol)要塞，遂更進一步證明了他是精通圍城戰的技術。

於是他又被調往北方，準備指揮對於列寧格勒的攻擊。但因為一九四二年的德軍主要攻勢已遭失敗，包拉斯(Paulus)的第六軍團也坑陷在斯達林格勒城中，於是他又被緊急召回，擔負救出第六軍團的任務。因為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拒絕同意曼斯坦的主張，不讓包拉斯向西突圍以與援軍相會合，所以這個努力終於失敗了。在本書「斯達林格勒的悲劇」一長章中，是充滿了重要的啓示，尤其是因為在前一章中，對於「作爲是最高統帥的希特勒」有極透澈的分析，所以就更顯得其有啓發性。

包拉斯投降之後，在俄軍前進的壓迫之下，德軍的南部戰線發生了廣泛的崩潰現象。但是曼斯坦却救

住了這個局面，他作了一個卓越的側面反擊，奪回了卡爾可夫，使俄軍倉皇敗退。這一次的反擊爲曼斯坦一生事業中的最精彩作戰表演，在全部的軍事史中，也要算是第一流傑作。只要軍事學的研究還繼續存在，則他對這次作戰的詳細記載，爲了其教育性的價值，就永遠值得加以研究。

接着在一九四三年七月間，德軍在東戰場上對於庫爾斯克(Kursk)突出地，發動了其最後一次大攻勢，此即所謂「衛城」作戰。曼斯坦的南面集團軍構成其右鉗。它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但因爲構成左鉗的中央集團軍未能達成任務，結果還是勞而無功。此外，正當緊要關頭上，由於聯軍在西西里登陸，希特勒又調了幾個師的兵力前往義大利。在阻止了德軍的攻勢之後，俄軍現在就開始沿着一個較寬廣的正面，發動其規模較大的攻勢，而且其兵力也正在日益增強。

從那個時候起，德軍在戰略上就被迫採取守勢了。曼斯坦此後一再奉命扭轉危局，這都要算是「將道」中的最艱難任務——面對着遠佔優勢的敵軍，作且戰且退的行動。

他表現出來偉大的技巧，總是以少擊衆，一再阻止了俄軍的衝突，使俄軍的西進受到了極大的遲滯。他的戰略防禦觀念是特別重視用來達成防禦任務的攻勢行動。他總是在尋找反擊的機會，只要一有這種機會，他是決不放過的。但是當他主張應退讓一點（即戰略性的撤退），以便對一個伸展過度的敵軍發動反擊時，可以有更有彈力的時候，希特勒却總是不肯聽話。

希特勒是不願意批准任何撤退的行動，所以斷送了每一個穩定戰線的機會，並且與曼斯坦的戰略觀念一再發生了衝突。曼斯坦與他的多數同僚不同，還保持着說老實話的普魯士舊有傳統，無論在私人談話和會議中，他都敢於對希特勒作強烈的批評，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雖然不耐但却忍受了這樣長久的時間，足以證明他對於曼斯坦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這與希特勒對於多數的將領和整個參謀本部的態度，是恰好成一個對比。但是累積的效果也終於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後看來，都總是證明出曼斯坦的警告又是不幸而言中了。所以到了一九四四年三月間，希特勒終於達到了其耐性的極限，把

曼斯坦藏之高閣了，不過他的態度還是非常有禮貌，這對於希特勒而言，可以說是很難得的了。
這樣就結束了聯軍最可怕的軍事對手的一生事業。這個人是能够把近代化的機動觀念和經典化的運動意識合爲一體，而且又精通技術，和具有偉大的推動力。

作者原序

這本書是一個「軍人」的個人記載，在其中我曾經故意的避免討論政治問題，或是與軍事方面無直接關係的事項。就這一點而論，也許值得引述李德哈特上尉 (Capt. B. H. Liddell Hart) 所說的一段話：

「這次戰爭中的德國將領要算是他們這一行職業中的最好產品——無論就何處而言都是一樣的。假使他們的眼光能够更放寬一點，而認識更深入一點。則其成就也許還會更好。不過假使他們已經變成了哲學家，那麼他們也就不再是軍人了。」

我曾經儘量對於事情，不作事後回顧的看法，對於我的經驗，觀念和決定，都是以當時的實況為準則而來加以敘述的。換言之，我不是以一個歷史研究家的態度來著書，而是一個實際參加者的身份來敘述一切。但是儘管對於一切的經過，和有關的人物，以及他們所作的決定，我都是儘量嘗試作客觀的記載，但是我個人的意見却還是主觀的。雖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記載對於歷史家能有相當的用處，因為即令是他們，也不能夠專靠檔案和文件來獲得事實的真象。一個應該知道的必要事項即為主要的人物在當時是如何思想，和對於局勢是如何的反應，這個問題的答案却是在檔案或戰爭日誌中很難於找到的——即令找得到，也決不會完全。

在敘述德軍一九四〇年西線攻勢計劃的形成時，我是違反了希克特上將 (Col. Gen. V. Seeckt) 的遺訓，即參謀本部軍官應作無名英雄。我覺得我現在是有採取這種行動的自由，因為這個問題是老早就已經成為公開討論的對象——不過這却並非由於我自己的行動所引起的。實際上，是我過去的總司令，雲德斯特元帥，和我們的作戰處長，布魯門提特將軍 (Gen. Blumentritt)，首先把這個計劃的故事告訴李德哈特。(當時我却沒有機緣與他會晤。)

在這個對於軍事問題和事件的記載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個人性的項目包括在內，因為我相信即令在戰爭中，也還有人性的因素。在本書後面幾章却缺乏這種人情味，其原因是在這個階段中，我的責任沉重使我感到憂煩不堪，所以無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戰中的職務使我對於一切事情的敘述，大致都是站在較高級將領的觀點上來看的。不過，我却希望在這裡特別聲明一下，在整個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是德國軍人的自我犧牲和勇敢盡責精神，加以各級指揮官的能力和責任感。使我們贏得勝利者就是靠這些素質。專憑這些素質才使我們能夠對抗具有壓倒優勢的強敵。

我在寫這本書的同時，也希望對於在戰爭最初階段中，做我的總司令的雲德斯特元帥表示誠懇的謝意，因為他總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對於我所指揮的各級官兵，以及在各個不同的司令部中與我共事的人員，表示同樣的謝意。尤其是對於我的參謀長和參謀本部軍官們更應如此，因為他們經常補助我並給我以忠告。最後我還要感謝幫助我寫作和出版這本回憶錄的人們（名單從略）。

曼斯坦

曼斯坦元帥簡介

艾理克·封·曼斯坦 (Erich V. Manstein) 在一八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柏林。他的原姓爲李溫斯基 (V. Lewinski)。他的父親，艾道爾德 (Eduard v. Lewinski)，是一個砲兵軍官，最後升到了軍長的位置。當艾理克做了其母舅曼斯坦將軍的義子之後，才改姓曼斯坦。

曼斯坦在斯塔斯堡 (Strasbourg) 入學讀書，然後在入伍生團 (Cadet Corps) 中度過了六年時間。一九〇六年，他進入了第三近衛步兵團。一九一三年到一四年他在陸軍大學 (War Academy) 求學。

當第一次大戰爆發時，他在比利時，東普魯士，和波蘭南部，充任第二近衛預備團的副官。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間負了重傷之後，從一九一五年五月起，他就連續在加爾維茲 (V. Galwitz) 將軍和比羅 (V. Below) 將軍的軍團部中充任幕僚人員。一九一五年夏季中，他參加了波蘭北部的攻勢，從同年秋季到次年春季，他又參加了在塞爾維亞境內的戰鬪。一九一七年春季，他又參加了凡爾登 (Verdun)，索穆河 (The Somme) 和艾斯尼 (Aisne) 等會戰。同年秋季，他調任駐柯爾蘭 (Courland) 第四騎兵師的作戰科長 (GSO I)，一九一八年五月間，又調往西線上第二二三步兵師中任同一職務。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和七月間，他參加了萊門斯 (Reims) 攻勢，並一直在法國作戰直到休戰時爲止。

在第一次大戰以後的時代中，曼斯坦曾經充任各種不同的參謀和隊職。一九三四年，他升任了柏林第三軍區司令部的參謀長。一九三五年又升任陸軍參謀本部中的作戰處長。到了一九三六年十月間，他已經升到少將，並充任參謀次長 (Oberquartiermeister I)，而成爲參謀總長，貝克將軍 (Gen. Beck) 的副手。一九三八年二月間，弗里特希伯爵 (Baron V. Fritsch) 被免去陸軍總司令的職務，他也因而解除了參謀本部中的職務，轉往李格尼茲 (Liegnitz) 去任第十八師師長。同年他又以一個軍團參謀長的身份參

加了蘇臺區 (Sudetenland) 的佔領工作。

一九三九年總動員中，曼斯坦做了雲德斯特 (V. Rundstedt) 南面集團軍總部中的參謀長，參加了波蘭戰役。一九三九年十月間，他又以同樣的身份，隨同雲德斯特去到西線上接管 A 集團軍。在這裡他被捲入了一個有關攻勢計劃的爭執中，直到曼斯坦被擠出了集團軍總部，左選了一個軍長的位置之後，他所擬定的計劃才爲希特勒所採用。在西線戰役中，他領導這個軍作戰有功，並獲得了「武士級十字勳章」(Knight's Cross)。

在法國的戰爭結束之後，曼斯坦有一段時間是忙於訓練他的軍，以準備侵入不列顛。

一九四一年三月間，他調任第五十六裝甲軍，當德國向蘇俄發動攻勢時，他就率領該軍從東普魯士衝到了依爾門湖 (Lake Ilmen)。同年九月間，他升任了第十一軍團司令，克服了克里米亞，並粉碎了俄軍在克爾齊 (Kerch) 的反登陸。當席伐斯托普 (Sevastopol) 陷落了之後，他就升任了元帥。

一九四二年八月間，曼斯坦元帥奉命擔負攻佔列寧格勒的任務，但這個作戰始終並未執行。雖然如此，他却負責在拉多加湖 (Lake Ladoga) 毀滅了一個蘇俄的軍團。

一九四二年，當俄軍已經在斯達林格勒的兩側實行突破，並把第六軍團完全包圍了之後，曼斯坦元帥奉命指揮頓河 (Don) 集團軍，以後又改爲南面集團軍。在解救第六軍團的企圖失敗之後，他又指導德軍苦戰，以來救住了德國的南翼，最後並於一九四三年三月間，在卡爾可夫 (Kharkov) 贏得了一次偉大的勝利。因此他在武士級十字勳章上面又加上了橡葉 (Oak leaves)。

一九四三年夏季中，曼斯坦參加了德軍在東戰場方面的最後一次攻勢：「衛城」作戰 (Operation Citadel)。在這次作戰叫停之後，他又繼續領導南面集團軍作了一連串的困難防禦戰，包括撤退到聶泊河的後方在內。一九四四年三月底，當德軍早已退到了波蘭國界上的時候，曼斯坦因爲對於東線作戰指導問題，與希特勒意見不合，而也終被免職。雖然爲了酬報他的功勞，在十字勳章之上，又頒賜「寶劍」(Swords)，但希特勒却從此沒有再起用他。